

放风

原创

王大米

王大米

2019-01-26

23:07

人们躲到忙碌的借口后面，剩我一个人清闲中看风吹的方向。

韩少功在自己的《山南水北》中写一次都市大逃离，和几百年前的卢梭一样，去过一次瓦尔登湖的生活。他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，盖起自己的房子。

“我突然明白了，所谓城市，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，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。” 我也曾歌颂过那些无忧无虑，抬头看见太阳的日子，只是现在有人开始把它新鲜化重新再唱一遍，我固执地想献上属于我自己的歌声。

住在家中顶层，除了房间就是一个大阳台，如果只关上防蚊纱门，天空一目了然，晚上月亮在窗前，早上太阳升起，门外的江面一片壮阔。与自然同眠同起，日子扑面怀抱而来。阳台上一棵老三角梅开着鲜艳的花，天气好的时候，花团好像漂浮在天上。在家呆的时候，我像一株草，吸足了光照的养分，匆匆奔向另一个地方。

外面总有歌声，几百米外养鹅场此起彼伏的鹅叫，一群呆头鹅争着比声调高低，一次又一次木讷地叫唤，在睡梦中声渐渐化成潮水。有时邻居拌嘴，一片平静之中突然碰倒东西，激烈地大吵起来，哪里狗叫几声，又恢复平静。难过是听到悲歌的时候，它和潮剧的声音很像，但悲歌一般只有一个人来唱，唱死去的人的一生，拖长了调子，尽量显出一点庄严，也许是为了省点力气。

方圆几十户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每一个字清清楚楚送到耳边，但听不懂。这些声音慢慢都变成生活的背景音，模糊，淡化二线，不及吃饭的时候楼下爸妈喊人的时候深刻。有时也恼怒，为什么不能好好叫人，非得大喊一声，从楼下喊到楼上，听到的人只能扯着嗓子喊一声“哎”。

父母都不下田，只有爷爷执着守着小块种瓜果的田，乐此不疲。到了我，只有小时候跟着父母去插秧，或者上小学时借爷爷的镰刀去操场除杂草。我们不懂劳作的艰辛与丰厚的喜悦，可是我们跳舞，得表现这种美满。舞裙发下来，裙摆飞扬，裙底和袖子都绣了引人注目的金箔片，裙子摆动的地方绣了花的图腾，金闪闪的太阳花，在白织灯下绽放。

舞蹈老师说，要笑，笑得美好，笑得开心。我愿意把这场舞看成一场盛大的生命节庆，生活在城市的丰收，也要笑得灿烂，成为一朵太阳花，即使雾霾连连，天空枝桠光秃裸露。可还记得每一个无言和默默忍受束缚的日子。我想歌唱想舞蹈想热情地笑出来，给他们看，这简单热闹却遗忘的生活方式。